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五十九

起昭陽軍開盡著
雍泥灘凡六年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下

長慶三年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

辛卯賜統軍軍使等綿綵銀器各有差

綿當
作錦

戶

部侍郎牛僧孺素為上所厚初韓弘之子右驍衛

將軍公武為其父謀以財結中外

偽其于

及公武

卒弘繼堯稗孫紹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

藏祖浪翻

上憐之盡取弘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

主權

謂中外官之有事權者

多納弘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

送戶部牛侍郎千萬不納

句古侯翻

上大喜以示左右

曰果然吾不繆知人

繆幼翻靡

三月壬戌以僧孺為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

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

至文宗太和三
三年用裴度

薦始徵李德裕於浙西又以為李逢吉排已引僧孺為
為李宗閔所排出帥滑

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考異曰舊德裕傳曰初李逢吉自襄陽入朝乃密賂纖人構

成于方獄六月元稹裴度俱罷逢吉代裴度為相既得
權位銳意報怨時德裕與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
孺懼紳與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浙西尋引僧孺
同平章事錄是交怨愈深蓋德裕以此疑怨逢吉未必
皆出逢吉之意也

夏四月甲午安南奏陸州獠攻掠州縣武德

五年以寧越郡之安海玉山置玉山州貞觀元年州廢
屬欽州高宗上元二年復置陸州東至廉州界三百里

丙申賜宣徽院供奉官錢紫衣者百二十緡下至承

旨各有差

唐中世以後置宣徽院以宦者主之其大朝賀及聖節上壽則宣徽使宣答徐度却埽編

曰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瑣細之事本朝
更用士人品秩亞二府有南北院南院比北院資望尤
優然其職猶多因唐之舊賜羣臣新火及諸司使至崇
班內侍供奉諸司工匠兵卒名籍及三班以下違補假
故勅勅春秋及聖節大宴節度迎授恩命上元張燈四
時祠祭契丹朝貢內庭學士赴上省其供帳內外進奉
名物教坊伶人歲給衣帶郊御殿朝謁聖容賜酺國忌
諸司使下別藉分產諸司工匠休假之類今觀穆宗所
賜則宣徽院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諂傾
官員數多矣

詔善揣人意

翼城縣屬絳州本漢絳縣地隋改翼城縣因縣古翼城為名揣初委翻

以醫

遊四方羈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

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為牙推

牙推在節度推

下官之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衆

情白懇請去之

去羌呂翻下同

懇曰注雖如是然奇才也將軍

試與之語

時中官多加諸衛將軍謂之內將軍

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

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

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懇曰

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

張知亮翻

懇

署為巡官列於賓席注既用事恐牙將薦已者泄其本
末密以他罪譖之於懇懇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

以西為立居宅贍給之

為于偽翻

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

上有疾

去年冬十一月上有疾事見上卷

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

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關通賂遺

遺唯李翻

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

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為鄭注與李訓誅王守澄及甘露之禍張本

工部

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注通於守澄以求

節鎮已酉以權為嶺南節度使

五月壬申以尚書左

丞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

唐棗州之鄧城縣漢

南陽之鄧縣也治古樊城隋改為安養縣天寶元年改為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移縣古鄧城乃改為鄧城縣北域志在州有二十里

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

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

文者

考異曰柳氏叙訓曰公為襄陽節度使有名馬人爭畫為圖圍人潔其蹄尾被蹴致斃命斬于鞠

場賓吏請曰圍人備之不至良馬可惜公曰有良馬之貌含驚馬之性必殺之有齊縗者哭且獻狀曰遷三世十二喪于武昌為津吏所遏不得出公覽狀召軍侯擒之破其十二柙皆實以稻米時歲儉鄰境尤甚人以為神明之政按韓愈與公綽書曰殺所乘馬以祭蹠死之士乃在鄧岳時事叙訓舊傳皆誤也察齊衰者乃是閑糴非美事

今不取 丙子以晉慈二州為保義軍以觀察使李

寰為節度使

六月己丑以吏部侍郎韓愈為京兆尹

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

事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

和十年何可犯也

秋七月癸亥嶺南奏黃洞蠻寇邕州

破左江鎮

邕州宣化縣有左江右江二鎮左江出七源州界至合江鎮與右江水合為一水流入橫

州號鬱水右江源出戛利州界與雲南大槃水通左江道屬太平永平寨右江道屬橫山寨各管羈縻州

丙

寅邕州奏黃洞蠻破欽州千金鎮刺史楊嶼奔石南砦

千金鎮當在欽州西南嶼徐與翻砦與寨同音豺犬翻

南詔勸利卒國人請立

其弟豐祐

考異曰實錄九月辛酉南詔王立佺進其國信歲末又云南詔請立蒙勸利之弟豐祐

云立佺者蓋誤也今從新傳 豐祐勇敢善用其衆始慕中國不與父

連名

南詔父子連名其先細奴邏生邏盛矣邏盛矣生

皮邏問生問邏鳳閣邏鳳生鳳迦異鳳迦異生異牟尋

南詔疆盛
寇遑張本

八月癸巳邕管奏破黃洞蠻、丙申上自

複道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

雍錄開元二十年築夾城通芙蓉園自大明宮夾東

羅城複道由通化安興門次經春明門延喜門又可以

達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也按複道自大明宮至通

化門便可入興慶宮若經春明

投綯二百匹施山僧施

延興延喜門則至芙蓉園矣

上之濫賜皆此類不可悉紀 癸卯以左僕射裴度

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惡度

惡烏

路翻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又

新薦之子也

張薦事德宗屢使吐蕃回鶻

九月丙辰加昭義節度

使劉悟同平章事李逢吉為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

勢傾朝野

考異曰李讓夷敬宗實錄曰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鄭注與守澄潛結上於東宮且

言逢吉實立殿下上深德之又曰張又新李續之皆逢吉藩僚時又新為右補闕續為度支員外郎劉昫承之

為逢吉傳亦言逢吉令仲言賂注求結於守澄仲言辯譎多端守澄見之甚悅自是逢吉有助事無違者其李

訓傳則云訓自流所還丁母憂居洛中時逢吉為留守思復為相乃使訓因鄭注結王守澄然則逢吉結守澄

乃在文宗時非穆宗時也二傳自相違逢吉結守澄要為不誣然未必因鄭注李謙夷乃李德裕之黨惡逢吉欲重其罪使與李訓鄭注皆有連結之迹故云用訓謀因注以交守澄耳又張又新李續之為逢吉藩僚乃在逢吉再鎮襄陽後於此時未也今不取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

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臧否

擬狀謂進狀所擬除目也翰林學士院在內庭

蓋李逢吉所進擬者穆宗訪其可否於李紳故得言之否音鄙

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

厚不能遠也

遠于願翻

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

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

程大昌曰德宗貞元七年詔每御延英令諸司

長官二人奏本司事俄又令常參官必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則是待制之外又別有巡對也蓋正

謂待制者諸司長官也名為巡對者未為長官而在常
參之數亦得更迭引對者也其曰次對官者即巡對官
許亞次待制而俟對者也則次對不得正為待制矣今
人作文凡言待制皆以次對名之則恐未審也然稱謂
既熟雖唐人亦自不辯開成中勅今後遇入閣日次對
官未要隨班出並於東階松木下立待宰臣奏事退令
齊至香案前各奏本司公事左右史待次對官奏事訖
同出案此所言嘗以諸司之長官待制者名為次對官
矣若究其制實誤以待制為次對官也余按唐中世以
後宰相對延英既退則待制官巡對官皆得引對摠可
謂之次對官所謂次對官者謂次宰相之後而得對也
非次待制官而入對也唐人本不誤程泰之自誤耳据
宋白所紀貞元七年十一月初則次對官

不疑而可之

會紳與京兆尹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他職事文移

往來辭語不遜

故事京尹新除皆詣臺參達吉欲激二人使爭以愈兼御史大夫免臺參而紳

愈果爭不遜謂不相遜也

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丙戌以愈為兵

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

己丑以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杜元穎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為杜元穎以刻削致寇張本

辛卯安南奏黃洞蠻為寇

韓愈李紳入謝上各令自

叙其事乃深寤壬辰復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戶部侍

郎

考異曰穆宗實錄曰紳性險果交結權倖自以望輕頗忌朝廷有名之士及居近署封植已類以樹黨

援進修之士懼為傷毒疾之常指鈞衡欲逞其私志時宰病之因以入情上論諫官歷獻疏方有江西之命行

有日矣因延英對辭又泣請留侍故有是拜人情憂駭此蓋修穆宗實錄者惡紳故毀之如是今從敬宗實錄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上始御含元殿朝會

上即位四年矣是歲元正

方御東內正牙大朝會

初柳泌等既誅

見二百四十一卷元和十五年

方士稍

復因左右以進

復扶又翻

上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臯者

上疏以為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

澹徒覽翻疹丑

刀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

孫思邈唐之名醫

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

藏徂浪翻藏氣五藏之氣也

借使有

疾用藥猶須重慎庶人尚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

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

復扶

又翻下同

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臣生

長蓬艾

長知丈翻

麋鹿與遊無所邀求但粗知忠義欲裨萬

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 丁卯嶺南奏黃洞蠻

寇欽州殺將吏

舊志欽州至京師五千二百五十一里

庚午上疾復作

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

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

事見武后紀幾居依翻

我家世守忠

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

少詩照翻

但得賢宰相輔之卿

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
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
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
爵歸田里

帥讀日率

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

崩于寢殿

年三十

癸酉以李逢吉攝冢宰丙子敬宗即位

于太極東序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

事見

二百四十一卷
元和十五年

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

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

屬之欲翻

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

衣霑卹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

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

春衣時人善之

李逢吉為相時人之所惡也一事之善則時人善之非是非之公歟度徒洛翻

自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服色及錦綵金銀甚衆或

今日賜綠明日賜緋

史言上昵於近習賜予無度

初穆宗既留李

紳

事見上年

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知名自言

不樂仕進

樂音洛

隱居華陽川

華陽川在號州華陽山南華戶化翻

及從父

耆為左拾遺

從才用翻下從子同

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

書誚之且以語於衆人

誚才笑翻語牛侶翻

虞深怨之乃詣逢吉

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補

闕張又新及從子前河陽掌書記仲言等同求紳短揚

之於士大夫間

伺相吏翻

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羣居議論

者輒指為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及敬宗

即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上復用之

復扶又翻

日夜

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

楚州漢射陽縣地晉立山陽郡隋為

楚州至京師二千五百一里

謂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

有次對官惟此可防

恐紳因次對言事而上復用之

其黨以為然亟白

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

言於上曰陛下所以為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

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

深王察後改名恻憲宗之子穆宗之弟也

度

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

會逢吉亦有奏言紳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上猶再三覆

問然後從之二月癸未貶紳為端州司馬

端州隋置取界內端溪為

名煬帝初置信安郡武德又為端州天寶改為高安逢

郡乾元復為州舊志至京師四千九百三十五里

吉仍帥百官表賀

帥讀日率

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

復扶又翻下同

逢吉方與張又新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

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

端州謂之端溪

衆駭愕辟

易憚之

辟音聞易音亦

右拾遺內供奉吳思獨不賀逢吉怒以

思為吐蕃告哀使丙戌貶翰林學士龐嚴為信州刺史

蔣防為汀州刺史

唐上元元年割饒州之弋陽衢州之玉山建撫二州各三鄉置信州至京

師東南三千八百里間元二十六年間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至京師六千一百七十三里

嚴壽州

人與防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封還敕書

人為之懼

偽子
翻

曰于給事為龐蔣直冤犯宰相怒誠所

難也及奏下乃言貶之太輕逢吉由是獎之張又新等

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為殺之

偽子
翻

朝臣莫

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

太宗選耆儒侍讀以質史籍疑義開

元中集賢院置侍讀直學士時翰林有侍讀學士有侍書學士

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

讒人情歎駭紳蒙先朝獎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

三年無改之孝

論語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況無罪乎於是

上稍開寤

考異曰處厚傳曰敬宗即位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乃上

疏云云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會閱禁中文書
馬今從實錄處厚上疏在紳貶端州後

有穆宗所封文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

立上為太子上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譖紳書

所上時掌

雖

未即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己亥尊郭太后為太

皇太后 乙巳尊上母王妃為皇太后太后越州人也

丁未上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

數所角翻

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 三月壬子赦天下諸道常

貢之外毋得進奉

甲寅上始對宰相於延英殿

初

牛元翼在襄陽

牛元翼出深州鎮襄陽見上卷二年

數賂王庭湊以請其

家

數所角翻

庭湊不與聞元翼薨甲子盡殺之

上視朝每

晏戊辰日絕高尚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

至僵踣

僵居良翻踣蒲北翻

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

晚

論上坐朝之晚也

今晨愈甚請出閣待罪於金吾仗

金吾左右仗在

宣政殿前

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憲宗及先

帝皆長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

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

宵衣未明而衣也理治也樂魚教翻

日晏方起梓

宮在殯鼓吹日喧

吹尺
偽翻

令聞未彰

聞音問
下
響聞同

惡聲遐布

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

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閣外

考異曰實錄曰莊周云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

意者既能為近名之善即必忍為近刑之惡竊楚本王
承宗小吏果敢有聞達吉擢而用之蓋取其鷹犬之効
耳夫諫諍之道是豈能知之乎即如比干剖心當文王
與紂之事也朱雲折檻恐漢氏之為新室也時危事迫
不得不然故忠臣有死諫之義至如上年少嗜寢坐朝
稍晚蓋宰臣密勿諫臣封事而可止者也豈在暴揚面
數激訐於羽儀之前致使上疑死諫為不難謂細事皆
當碎首從此遂不覺章疏卒有克明之難竇竊楚兆之
况諫辭皆羣黨所作而使竊楚道之哉竇前直而竇後
詐殊可歎駭按李讓夷此論豈非惡竊楚而彊毀之邪

今所不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

程大昌曰奏劉言取進止

猶言此劉之或留或却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為進止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槩謂有旨為進止如玉堂宣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 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

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

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

此宰相宣上旨也言所奏知者謂所奏之事上已知之也

栖

楚乃出待罪於金吾仗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仍賜緋
栖楚辭疾不拜歸東都 庚午賜內教坊錢萬緡以備

行幸

武德後置內教坊於禁中武后如意元年改曰雲韶府以中官為使開元二年又置內教坊于蓬萊

宮側京都有左右教坊

夏四月甲午淮南節度使王播罷鹽鐵

轉運使

王播兼鹽鐵轉運見上卷二年

乙未以布衣姜洽為補闕試

大理評事陸沔布衣李虞劉堅為拾遺

六典注云隋置大理評事通典

云唐置評事十人掌出使推覆後增為十二人新時李志評事八人從八品下陸沔持試官耳沔後五翻

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

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

人惡逢吉者目之為八關十六子

附依也麗著也自張又新至程昔範八人

而附麗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目之為八關十六子關
者要也 考異曰按宰相之門何嘗無特所親愛之士
數蒙引接詢訪得失否臧人物其間忠邪渾殺固亦多
矣其疎遠不得志者則從而怨疾之巧立品目以相譏
誚此乃古今常態非獨逢吉之門有八關十六子也舊
逢吉傳以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
如意亦恐未必然但逢吉之門險諛者為多耳此皆出
于李諫夷敬宗實錄按樞楚為吏敢與王承宗爭事此
乃正直之士何得為佞邪之黨哉蓋諫夷德 卜者蘇
裕之黨而樞楚為逢吉所善故深詆之耳

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

染坊供人供役於染坊者也
陸德明曰染如艷翻善而險

翻玄明謂韶曰我為子卜

為子
偽翻

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

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為然乃

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丙申匿兵於紫草車

載以入銀臺門

本草曰紫草出碣山山谷及楚地今處處有之人家園圃或種蒔其根所以染紫

也爾雅謂之藐廣雅謂之苾蒻苗似蘭香節青二月有花紫白色秋實白三月採根陰乾以下文清思殿徵之所入者左銀臺門也在大伺夜作亂伺相吏翻未達所詣有明宮東面又北則玄化門

疑其重載而詰之者

戴才代翻

韶急即殺詰者與其徒易服

揮兵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擊毬

自左銀臺門西入經太和殿至

清思殿清思殿之南則宣徽殿北則珠鏡殿

諸宦者見之驚駭急入閉門走

白上盜尋斬關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於

上每兩軍角伎藝

先悉薦翻
伎渠綺翻

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

欲幸右軍左右曰右軍遠恐遇盜不若幸左軍近

唐左
神策

軍右龍武軍左羽林軍皆列屯
東內苑直左銀臺門東北角

上從之左神策中尉河

中馬存亮聞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負上入軍中

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

將即
亮翻

上憂二太后隔

絕

二太后太皇太后郭
氏上母太后王氏也

存亮復以五百騎迎二太后至

軍

復扶
又翻

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玄明同食曰果如

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會康藝全與右軍

兵馬使尚國忠引兵至合擊之殺韶玄明及其黨死者
狼藉逮夜始定餘黨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
宮門皆閉上宿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恒駭去恒

王翻

丁酉上還宮宰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來者不過數

十人

帥讀日率

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五人法當死已

亥詔並杖之仍不改職任

兩中尉及諸宦者右之也

壬寅厚賞兩軍

立功將士 五月乙卯以吏部侍郎李程戶部侍郎判

度支竇易直並同平章事上問相於李逢吉逢吉列上

當時大臣有資望者程為之首

列上時掌朝

故用之上好治

宮室

好呼到朝治直之朝

欲營別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以所具

木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

六月己卯朔以左神策大

將軍康藝全為廊坊節度使

賞討張韶蘇玄明之功也

上聞王庭

湊屠牛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

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勲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

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筭

夏戶雅翻朝直遙翻

管仲曰人離

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

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

也

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十四年

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

事不効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

散蘇但翻兄散也

黜之遠郡如

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

無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

憲宗時韋處厚為考功郎韋貫之罷相處厚坐與之

善出刺

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

無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

何至是邪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

張韶之亂馬存亮功為多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秋

七月以存亮為淮南監軍使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為

左金吾大將軍

夏戶雅翻

壬申進馬百五十匹上却之甲戌

侍御史溫造於閣內奏彈祐違敕進奉

因入閣而奏彈之也違敕者謂

連三月壬子救也

請論女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

城取吳元濟

事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二年

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

溫御史矣

八月丁卯朔安南奏黃蠻入寇

黃蠻即黃洞蠻

龍州刺史尉遲銳上言牛心山素稱神異

尉紆勿翻牛心山在龍州

江油縣西一里道教靈驗記李虎葬龍州之牛心山又

牛心山靈異記梁武陵王紀理益州使李龍遷築城於

牛心山龍遷既沒即葬於山側鄉里為立祠武德中改

為觀武氏革命鑿斷山脉明皇幸蜀有老人蘊坦奏曰

牛心山國之祖墓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鑿所致明

皇即命修填如舊明年誅祿山復宮闕以二記考之則

李虎與龍遷即一人也有掘斷處請加補塞塞悉則翻從之

然虎仕西魏未嘗仕梁役數萬人於絕險之地東川為之疲弊

為于偽翻

九月丁

未波斯李蘇沙獻沈香亭子材左拾遺李漢上言此何

異瑤臺瓊室上雖怒亦優容之

杜佑曰林邑出沈香土人破斷其木積以歲年

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沉香諸蕃志沉香所出非一形多異而名亦不一有如犀角者謂之犀角沉如燕口者謂之燕口沉如附子者謂之附子沉如梭者謂之梭沉紋堅而理緻者謂之橫陽沉今其材可為亭子則條段又漢道明之六世孫也道明淮陽王非諸沉比矣冬

十月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十一月戊午安南奏黃蠻與環王合兵攻陷陸州殺刺史葛維庚申葬睿聖文惠孝皇帝于

光陵

光陵在同州奉先縣北十五里堯山

廟號穆宗

王播以錢十萬緡

賂王守澄求復領利權

是年四月王播罷鹽鐵轉運使

十二月癸未諫

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

錫拾遺李景讓薛廷老請開延英論其姦邪上問前廷

爭者不在中邪

爭請曰諍

即日除劉栖楚諫議大夫景讓澄

之曹孫

李澄天寶末守東都死於安祿山之難澄直陵翻

廷老河中也十

二月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胤同平章事乙未徐

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

按唐會要上以元和四年六月九日生今王智興於

十二月請置戒壇預請之也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釋氏之法

凡初度僧尼皆詣戒壇受戒其未受戒者謂之沙彌無知及避征役者爭趨之泗州有大聖塔人敬事之故王

智興請於此置戒壇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

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江淮尤甚智興家貲由此累鉅

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鈐其廉翻至降誕日

方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是

歲回鵲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勒立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諱湛穆宗長子也謚法夙夜警惕曰愍

寶曆元年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還御丹鳳樓赦天下

改元先是鄂令崔發聞外喧囂問之曰五坊人毆百姓

先悉薦翻鄂音戶驚

虛驕翻毆烏口翻發怒命擒以入曳之於庭時已昏

黑良久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御史臺是日發與

諸囚立金雞下

唐制凡國有赦宥刑部先集囚徒於闕下衛尉建金雞置鼓宮城門之右囚徒

至則擊之宣制

忽有品官數十人

玄宗天寶十三年內侍省置高品一千六

訖乃釋其囚

百九十六人品官白身二千九百三十二人皆羣閹也

執挺亂捶發破面折齒

徒

鼎翻白木槓也捶止築翻折而設翻

絕氣乃去數刻而蘇復有繼來求擊

之者

復扶又翻

臺吏以席蔽之僅免上命復繫發於臺獄

臺獄

御史臺

而釋諸囚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

荒淫嬖幸用事

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

乙卯升鄂岳為武昌軍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

使

考異曰皇甫松續牛羊日厯曰太牢既交惡黨潛預姦謀太牢乃元和中青衫外郎耳穆宗世因永和

薦不三二年位兼將相憲宗仙駕至灞上以從官召知

制詰當時宰臣未盡兼職而獨綜集賢史館兩司出鎮

未盡佩相印而太牢同平章事出夏口夏口去節十五

年由太牢而加節馬太牢早孤母周氏治蕩無檢鄉里

云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既與前夫義絕矣及貴請以

出母追贈禮云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又

曰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而李清心妻記牛幼簡是夏侯銘所謂鳧而有知前夫不納於幽壤歿而可作後夫必訴於玄穹使其母為失行無適從之鬼上罔聖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識者乎作周秦行紀呼德宗為沈婆兒謂睿真皇太后為沈婆此乃無君甚矣此朋黨之論今不取

中旨復以王播兼

鹽鐵轉運使

復扶又翻

諫官屢爭之上皆不納牛僧孺過襄

陽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服橐鞬候於館舍

橐姑勞翻鞬居

言將佐諫曰襄陽地高於夏口

鄂州謂之夏口

此禮太過公綽

曰奇章公甫離台席

牛弘相隋封奇章公僧孺其裔孫也故唐人以稱之宰相之位取象

三台故曰台席離力智翻

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上

遊幸無常昵比羣小

昵尼質翻狎也近也毗至翻黨也

視朝月不再三

朝直遙翻下同

大臣罕得進見

見賢遍翻

二月壬午浙西觀察使李

德裕獻丹宸六箴

宸於豈翻

一日宵衣以諷視朝希晚

朝直遙翻

二曰正服以諷服御華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

呼好

到四曰納誨以諷侮弃讜言

讜音黨

五曰辯邪以諷信任

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驚流

酒舉白浮鍾

事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二年成帝諱驚音五到翻

魏叡侈汰陵

霄作宮

事見七十三卷魏明帝青龍三年明帝諱叡

忠雖不忤善亦不從

忤五

故以規為璵是謂塞聰

左氏外傳楚靈王虛白公子張驟諫王曰不穀雖不能用吾慙

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犀犀兕象其可

盡乎其又以規為璵也韋昭注曰璵所以塞耳也言四

獸之牙角可以為璵難盡也而又以規

諫為之乎璵他旬翻塞悲則翻下同防微箴曰亂臣

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辯

漢宣帝時霍氏外孫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亡在渭城界

夜玄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廟

觸瑟始仆馬何羅事見

武帝征柏谷微行材豕塞路靚貌獻餐斯可戒懼

事見十七

卷漢武帝建元三年

上優詔答之

上既復繫崔發於獄

又復扶給

事中李渤上言縣令不應曳中人中人不應毆御囚

敕旨

所囚繫者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
謂之御囚

赦後中人橫暴

橫戶孟翻

一至於此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

方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

易以鼓翻

諫議大夫張仲方

上言略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

昆蟲而獨遺崔發

被皮義翻

自餘諫官論奏甚衆上皆不聽

戊子李逢吉等從容言於上曰

從干容翻

崔發輒曳中人誠

大不敬

律以對捍制使無人臣之禮為大不敬今崔發曳中使故先以此罪坐之然其母故

相韋貫之之姊也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

下遐稼翻

陞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

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

何為不赦之

此以母子天性感發之易所謂納約自
誦者也但逢吉以權數耳比毗至翻

即

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

勞力到翻

母對中使杖

發四十

三月辛酉遣司門郎中于人文冊回鵲曷薩

特勒為愛登里囉汨沒密於合毗伽昭禮可汗

囉魯何
翻汨越

筆
翻

夏四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

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

未量移者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逢吉惡李紳量移故

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

量移也

量音良處
昌呂翻

上即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

長史 秋七月甲辰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播

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充而羨餘相繼

正入謂歲入
有正額者羨

弋線

已未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艘

荆楚歲時記屈
原以五月五日

翻

死於汨羅人傷其死並以舟楫拯之至今競渡是其遺俗自唐以來治競渡船務為輕駛前建龍頭後豎龍尾船之兩旁刻為龍鱗而綵繪之謂之龍舟植標于中流衆船鼓楫競進以爭錦標有破舟折楫至於沈溺而不

悔者運材於京師造之計用轉運半年之費諫議大夫張

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 諫官言京兆尹崔元略以諸

父事內常侍崔渾峻丁卯元略遷戶部侍郎 昭義節

度使劉悟之去鄆州也以鄆兵二千自隨為親兵八月

庚戌悟暴疾薨子將作監主簿從諫匿其喪 考異曰

云悟八月十五日得病計是日便死故置此餘從杜牧書 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

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

十二州地歸朝廷 謂殺李師道以鄆青等州歸朝廷也

事見二百四十一卷憲宗元和十四

年

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

張汶事見上卷穆宗長慶二年汶音問

自謂

不潔淋頭

今人謂屎為不潔

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

不哭何以為人從諫恐悚不能對乃發喪

初陳留人

武昭罷石州刺史為袁王府長史

石州漢離石縣地唐置石州京師東北一

千二百九十一里袁王紳順宗子

鬱鬱然執政李逢吉與李程不相悅

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人激怒之云程欲與昭官為

逢吉所沮昭因酒酣對左金吾兵曹茅彙言欲刺逢吉

刺七亦翻

為人所告九月庚辰詔三司鞠之前河陽掌書記

李仲言謂彙曰君言李程與昭謀則生不然必死彙曰
冤死甘心誣人自全彙不為也獄成冬十月甲子武昭
杖死李仍叔貶道州司馬李仲言流象州茅彙流崖州
彙于
貴翻 上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

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

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

史記周幽王愛褒姒褒姒

不笑幽王為烽燧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

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

不至西夷犬戎攻幽王王舉烽火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立

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享年不長

事並見前紀

上

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庚寅

幸溫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史言敬宗荒縱而懷諫

丙申立皇子普為晉王 朝廷得劉悟

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

絳上疏以為兵機尚速威斷貴定

斷丁亂翻下裁斷同人情未一

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中

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

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効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惠

未加於人又此道素貧

言昭義一道素來貧薄不比他道豐富

非時必無

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

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謂先人奪人

之心也

先悉薦翻左傳趙宣子之言使疏吏翻下同

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

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謀撓朝命

撓奴教翻又奴巧翻

其將

士必不肯從今朝廷久無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彼軍不曉朝

廷之意

彼軍謂昭義軍也

欲効順則思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思

別更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設錢

數軍士覲望尤難指揮

爲子偽翻賞設猶言

伏望速賜

裁斷仍先下明敕

明敕猶言明詔斷丁亂翻下選豫翻

宣示軍衆獎其從

來忠節

言澤潞一軍自李抱真以來盡忠竭節於朝廷

賜新使繒五十萬匹使

之賞設

繒慈陵翻

續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

且擇利而行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爲不假攻討

何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畜兵刀

昭義

巡屬邢洛磁三州皆在山東

足明羣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

疑言帳下必有圖熱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

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

考異曰實錄從諫以金幣賂

當權者舊從諫傳曰李逢吉王守澄受其賂曲為奏請事有無難明今不取

十二月辛丑以

從諫為昭義留後劉悟煩苛從諫濟以寬厚衆頗附之

李絳好直言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

好呼到翻惡烏路翻

上時宰相

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廷尚書以下每

月當牙

牙牙參也

元和中伊慎為僕射太常博士韋諫上言

舊儀太重削去之

去羌呂翻

御史中丞王播侍逢吉之勢與

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為正宰

相唐初太宗為尚書令羣臣不敢居其位自是不除授以左右僕射為尚書省長官其任為正宰相所謂參

議朝政參知機務同平章事雖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皆宰相之職然非正宰相也

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

詳定議者多從絳議朝直遙翻下遐稼翻上聽行舊儀甲子以絳

有足疾除太子少師分司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

弃之藩鎮上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數所角翻勞力到翻密示以

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

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

毀之先是民間謠云

先悉薦翻

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

被驅逐

緋衣裴字天上有口吳字謂度能擒吳元濟其才為可用也

又長安城中

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

六岡橫亘如乾卦六畫之象裴度平

樂里第偶居第五岡程大昌曰宇文愷之營隋都也曰朱雀街南北盡郭有六條高坡象乾卦六爻故於九二置宮殿以當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觀及興善寺以鎮其地劉禹錫賦看花詩即此也裴度宅在朱雀街東自北而南則為第四坊名永樂坊略與玄都觀東西相對而其第之比觀基蓋退北兩坊不正相當也唐實錄裴度在興元自請入覲李逢吉之黨有張權輿者排之以為

度名應圖識宅據乾岡不召而來其意可見蓋權輿之所謂宅據乾岡者即龍首第五坡之餘勢也然度之所居張說第在其西尤與玄都觀相近而張嘉貞之第正在坊北何獨指度為占據乾岡也小人挾私欺君皆此類

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識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

可見

考異曰舊逢吉傳曰寶曆初度連上章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乃相與為謀欲沮

其來張權輿撰緋衣小兒之謠傳於間巷言度相有夭分名應誼識而韋處厚於上前解析權輿所撰之言按權輿若撰謠言當更加以惡言不止云天上有口被驅逐觀此蓋民間先有此謠權輿因言度名應圖識非撰也

上雖年少

少詩照翻

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初至京師

朝士填門度留客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侍御史

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咕囁耳語

京尹任煩

劇故唐人謂府縣官為所由官頃安世家說曰今坊市公人謂之所由咕叱涉翻囁而涉翻咕囁細語口動而

聲不遠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二月丁未以度為

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

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

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

緩之則復還故處

或問當左右白得印之時豈不可就詰其人以得印所自邪答曰晉公處

此必有說人服其識量上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宰

相及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員

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及道中行宮

自長安歷華
陝至洛沿道

皆有行宮如華陰之境岳宮金城宮鄭縣之神臺宮峽
石之繡嶺宮澠池之芳桂宮福昌之福昌宮永寧之崎

岫宮蘭峯宮壽安之連昌宮興泰宮是也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

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

從千容翻
難乃旦翻

今宮闕

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阸

阸施是
翻廢也

陛下儻欲行幸宜命

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

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

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丁亥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史言

修東都之役非以羣臣論諫而罷特畏幽鎮之稱兵而罷耳召盧貞還先是朝廷遣

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先悉薦翻克融以為疎惡執留敕使又

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

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

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索山容翻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

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咆哮交翻

哮虛交翻闕也跟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離力願智翻

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

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

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其將士春衣從

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

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

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

此

至彼得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

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

從之 立才人郭氏為貴妃妃晉王普之母也 橫海

節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領留後重賂鄰

道以求承繼

為文宗討李同捷張本

夏四月戊申以昭義留後

劉從諫為節度使 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

延齡

果如裴度之言

軍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 六月甲子

上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內園為擊毬手搏雜戲戲酣

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 已卯上幸興福寺

唐會

要興福寺在修德坊本王君廓宅貞觀八年太宗為太穆皇后追福立為弘福寺神龍元年改名元和十二年

築夾城自雲韶門過芳林門西觀沙門文淑俗講釋氏至修德里以通於興福佛寺

類談空有而俗講者又不能演空有之義徒以悅俗邀布施而已淑象呂翻癸未衡王絢

薨

絢順宗子音翺縣翻

壬辰宣索左藏見在銀十萬兩金七千

兩悉貯內藏以便賜與

索山客翻貯丁呂翻藏但浪翻見賢遍翻

道士趙

歸真說上以神仙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上以禱祠求福

說式芮翻

皆出入宮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

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上遣中

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師

潤州至京師二千八百二十一里

上館

之禁中山亭

館古
玩翻

朱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

兵馬使李載義與弟牙內兵馬使載寧共殺延嗣并屠

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留後九月數延嗣之罪以聞

數所
具翻載義承乾之後也

承乾太宗長
子以罪廢

庚申魏博節度

使史憲誠妄奏李同捷為軍士所逐走歸本道請束身

歸朝尋奏同捷復歸滄州

史言史憲誠玩侮
朝廷公肆欺罔

壬申以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程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冬十月己亥以李載義為盧龍節度使十一月甲申

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

節度使 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暱尼善擊毬好手搏

好呼到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

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離力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

褊急復扶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

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

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

寬閣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更工殿

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內

年十八

劉克明等矯稱

上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句當軍國

事

絳王悟憲宗子句古侯翻當下浪翻

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

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

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

唐末謂兩樞密兩中尉為

四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

自十六宅迎入宮也

發左右神策飛龍

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為亂兵

所害時事起蒼猝守澄等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

今一夕處置皆與之共議

處昌呂翻

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

疑所以為辭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

所諱避又問江王當如何踐阼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

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

詰去吉翻
難乃旦翻

然後羣臣三表勸進

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時不暇

復問有司

復扶又翻

凡百儀法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癸卯

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

見賢遍翻

王素

服涕泣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

少陽院以地望準之當在宮城東北隅太

子居之亦謂之東宮今按閣本大明宮圖少陽院在浴堂殿東其北又有溫室宣徽清思太和珠鏡等殿不正
在宮城東北隅也
考異曰魏謩文宗實錄見趙歸真軍使事承見百官下不云別日今從敬宗實錄

等諸術士及敬宗時佞幸者皆流嶺南或邊地乙巳文

宗即位更名昂

更工衡翻

戊申尊母蕭氏為皇太后王太后

為寶曆太后是時郭太后居興慶宮王太后居義安殿

蕭太后居大內上性孝謹事三宮如一

自此以後凡言上者皆文宗也

每得珍異之物先薦郊廟次奉三宮然後進御蕭太后

閩人也 庚戌以翰林學士韋處厚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

上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

謂穆敬兩朝也
朝直遙翻下同

及

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

治直吏翻
去羌呂翻

詔宮女非有職掌

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

獵外悉放之

量音良

有司供宮禁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

省教坊翰林德監冗食千二百餘員

德監苑
德監也

停諸司新

加衣糧

諸司內諸司也衣糧
敬宗濫恩所加也

御馬坊場及近歲別貯錢

穀所占陂田

占之
贍翻

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彫鏤之物

悉罷之

鏤郎
豆翻

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

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

奇紀宜翻隻也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

對宰相羣

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

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

為太平可冀

欲治之主不世出人君初政僅有一二足以新民視聽天下之所望重矣然卒無以

副天下之望者魏高貴卿公晉懷帝唐德宗太宗是也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上

本名涵即位更名

昂穆宗第三子

太和元年春二月乙巳赦天下改元

李司徒據滄

景朝廷經歲不問

去年三月李同捷擅領橫海留後

同捷冀易世之後

或加恩貸三月壬戌朔遣掌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

同志同異俱入見

見賢通翻

請遵朝旨

上雖虛懷聽納而

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

復扶又翻

夏四月丙

辰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力勞

到翻

忠武節度使王沛薨庚申以太僕卿高瑀為忠武

節度使

瑀音

自大厯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其禁軍大

將資高者皆以倍稱之息貸錢於富室

倍者子錢倍於本錢稱者子本

相侔也稱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
凡證翻

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

斂力贍翻

及沛薨裴度韋處厚始奏

以瑀代之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帥所類翻鮮息淺翻少也

五月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以前

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為充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

北節度使構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

事丁丑加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睦成德王庭湊檢校

官鹽鐵使王播自淮南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

千計綾絹以十萬計六月癸巳以播為左僕射同平章

事 秋七月癸酉葬睿武昭愍孝皇帝于莊陵

莊陵在京兆三

原縣西廟號敬宗

李同捷託為將士所留不受詔乙

酉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

糧以討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胤王

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義武

節度使張璠各帥本軍討之

璠扶元翻帥讀曰率

同捷遣其子弟

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

妓渠綺翻

戊午李載義執其姪并

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全略為婚姻及同捷叛密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為謂憲誠無貳心憲誠遣親吏至

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

裴度封晉國公節度使為一道之主故對其屬吏稱之為使主使疏吏翻處厚則不然但仰

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讀史者以為裴

度於是時毫及之矣韋處厚較聰明不惟不知度亦不知處厚矣一推心以待之一明法以示之此正寬嚴相

濟所以制御疆藩復扶又翻 王庭湊為同捷求節鉞不獲偽翻乃助

之為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撓奴教翻又遣使厚賂沙陀酋

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受

酋慈由翻
長知丈翻

冬十

月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

寅重胤薨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寰為橫海節度使

穆宗

長慶三年以晉慈
二州為保義軍

從王智興之請也

十二月庚戌加

王智興同平章事

二年春三月己卯王智興攻棣州焚其三門

自元和

之末宦官益橫

橫戶
孟翻

建置天子在其掌握

穆宗及上皆
宦官所立

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

昌平劉蕡

蕡符分翻

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

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

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

之直

近其靳翻遠于願翻

輔相得以專其任

相息亮翻

庶職得以守其

官奈何以褻近五六月人摠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

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

曹節侯覽見漢桓帝紀復扶又翻

又曰

忠賢無腹心之寄閤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

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

謂宦者裁敬宗而立上也春秋穀梁傳曰定元年春王不言正

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又曰威

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

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微為春秋之微指也此二

語蓋慮夫強藩首亂稱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

自於諸侯昭宗之世岐汴交兵以誅又曰陛下何不塞

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塞悉則翻屏必制制侵陵迫脅之

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

治於前當治於後治直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

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

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

謂趙高也高亦宦者也

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

謂外戚宦官貴意專指宦官

伏見敬宗皇

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

以杜其漸

蓋謂敬宗以荒暴喪身又恐上以仁弱不能制宦官也

則祖宗之鴻業

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

三五謂三皇五帝

又曰臣聞昔漢元

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

其略見二十八卷漢元帝初元元年二年

其心

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

稱尺證翻紊音沃

國祚日衰姦

究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

柄也

引漢元以為戒者蓋以帝之去奢從儉似漢元而優遊不斷亦類漢元也

又曰陛下誠

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

孚矣

行下孟翻

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

負立南司北司之局

百官赴南牙朝會者謂之外官亦謂之南司宦官列局於玄武門內

兩軍中尉護諸營於苑中謂之中官亦謂之北司

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

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

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

請朝直

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勲階

兵部古夏官之職六軍上將軍大將

軍將軍統軍皆以養勲階

軍容合中宮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

謂觀軍容

使及諸監軍使也

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

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

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

徒軼

結翻又音逸突也總先列翻

于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

朝直張

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

姦觀衆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

難乃旦翻

豈先王經文緯武

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盖痛

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

寵哉

周禮一命受職後世以授初品官為一命

閏月丙戌朔史憲誠奏遣

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使开志紹將兵二萬五千趣

德州討李同捷

开苦堅翻按考異從开當音渠之翻二音皆姓也趣七喻翻考異曰實錄或

作于志治或作开志治或作开志紹舊紀作开志紹新紀傳作开志治今從之據考異紹當作治時憲

誠欲助同捷唐泣諫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違 甲

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邵李甘杜牧馬植崔璵王式崔慎

由等

邵局閣翻
璵音余

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

中竹
仲翻

考官左散

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蕢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

下物論囂然稱屈

囂座騎
翻喧也

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李邵曰劉蕢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為蕢

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蕢指切左右不

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網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蕢遠甚

乞回臣所授以旌蕢直不報蕢由是不得任於朝終於

使府御史

使府節度使幕府也御史幕
僚所帶寄祿官亦謂之憲官

牧佑之孫植勛

之子

杜佑歷德順憲三朝位至公輔馬勛見二百三十卷德宗貞元元年 考異曰舊傳勛作贖誤也勛

事見德宗實錄

武起之孫慎由融之玄孫也

王起見二百四十卷穆宗長慶元

年崔融以文章顯於武后朝

夏六月晉王普薨辛酉謚悼懷太子

初蕭太后幼去鄉里有第一人上即位命福建觀察

使求訪莫知所在有茶綱役人蕭洪

凡茶商販茶各以若干為一綱而輸

稅于官

自言有姊流落商人趙縝引之見太后近親呂璋

之妻

縝指忍翻

亦不能辯與之俱見太后上以為得真舅甲

子以為太子洗馬

為蕭洪詐覺流死張本先悉薦翻

峯州刺史王升

朝叛庚辰安南都護武陵韓約討斬之

舊志峯州至京師七千七百一

十里宋白曰峯州治嘉寧縣漢麓泠縣地武陵漢臨沅縣之地隋置武陵縣唐帶朗州朝直道翻

王

庭湊陰以兵及鹽糧助李同捷上欲討之秋七月甲辰

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殷侑獨以為廷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已已下詔罪狀廷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聽其自新

九月丁亥王智興奏拔棣州李寰自晉州引兵赴鎮

不戢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

索山客翻

庚寅以衆為夏綏節度使

頁戶雅翻

甲午詔削奪王庭湊

官爵命諸軍四面進討加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綏

節度使傅良弼為橫海節度使

岳王緄薨

緄順宗子音古本翻

庚戌容管奏安南軍亂逐都護韓約冬十月洋王

忻薨

忻憲宗子

魏博敗橫海兵於平原遂拔之

敗補邁翻

十

一月癸未朔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寨

拔之

同捷築寨於滄州西以抗官軍以堅固為名

又破其兵於寨東時河南

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

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為之耗弊 傅良弼至陝而

薨

陝失再翻

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為橫海節度使

甲辰禁中昭德寺火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

延及宮人所居燒死者

數百人 十二月丁巳王智興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

濟河破無棣

無棣古齊國之北境周封太公賜履所至也漢為陽信縣界有無棣溝通海唐為無

棣縣屬滄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七十里

壬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

厚薨 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

博大將元志紹

說式

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

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命諫議大夫柏
耆宣慰魏博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紹 戊寅以翰
林學士路隋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辛巳史憲誠奏

元志紹兵屯永濟

代宗大歷七年田承嗣分魏州之臨清置永濟縣屬貝州

告急求

援詔義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

帥讀

率曰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三

謹案卷二百四十二第八頁前七行却自石門子
冷水鋪刊本冷訛令據沈括夢溪筆談及江少
虞事實類苑改

第十九頁前三行敍歷清要刊本敍訛剔今改

第二十八頁後一行蓋賞自告耳刊本賞訛賢據
上文改

第二十九頁前二行拔跋當作拓跋刊本拓訛托
據魏書及唐書党項傳改

卷二百四十三第二頁前六行武德五年刊本五

訛元據新舊唐書地理志改

第五頁後六行李續之刊本續訛續據新舊唐書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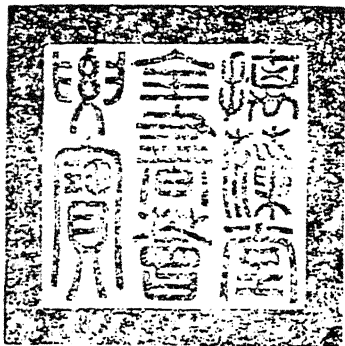
第八頁前五行舊志刊本志訛制據舊唐書地理
志改

第十四頁前一行考異曰刊本異訛要今改

第二十九頁前三行峽石之繡嶺宮刊本峽石訛

陝縣據新唐書地理志改

第四十一頁後一行至京師七千七百一十里刊
本作至京師一萬一千五百里檢舊唐書地理
志此係南景州至京師里數與峯州無涉今改
正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仲耀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六十

起居維作垂盡昭陽赤奮若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下

太和三年春正月元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

貝州

在魏州北二百一十里

義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使

之禹城

之往也一作屯禹城漢祝阿縣地天寶元年改為禹城以縣西有禹息古城也屬齊

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三十里

中道潰叛橫海節度使李祐討

誅之李聽史唐合兵擊元志紹破之志紹將其

衆五千奔鎮州

李載義奏攻滄州長蘆拔之

滄州

治清池縣九域志長蘆鎮屬清池

甲辰昭義奏元志紹餘衆萬

五千人詣本道降寘之洺州二月橫海節度使

李祐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

帥讀曰率

進攻德

州

九域志德州東北至滄州二百三十里

武寧捉生兵馬使石雄

勇敢愛士卒王智興殘虐軍中欲逐智興而立雄智

興知之因雄立功奏請除刺史丙辰以雄為壁州刺史

宋白曰壁州本漢宕渠縣地後魏大統中於今州里置諾水縣唐武德八年立壁州以縣西一里壁山為名京

師西南一千八百二十二里

史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勸

之入朝丙寅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

石雄既去武寧王智興悉殺軍中與雄善者百餘人

夏四月戊午智興奏雄搖動軍情請誅之上知雄無罪

免死長流白州

為武宗復用石雄張本武德三年析合浦縣地置博白縣四年置南州六年改

白州至京師六千七百七十五里州縣皆因博白江為名

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

破其羅城

羅城外城也

李祐拔德州城中將卒三千餘人奔

鎮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

降戶江翻

祐并奏其書諫議大夫

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

惡之矣

好呼到翻惡烏路翻

及李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萬洪

代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

誅洪取同捷及其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

將陵漢安德縣地隋

分安德於將陵故城置縣唐屬德州

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同捷

篡初患翻

也乃斬同捷傳首滄景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義同平

章事

考異曰實錄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初

元即討同捷至是三年而柏者徑入城取為已功諸將疾之爭上

表論列辛卯貶者為循州司戶

循州古龍川地隋置循州考異曰實錄四月

李祐收德州同捷請降于祐祐疑其詐柏者請以騎兵三百入滄州祐從之者徑入滄收同捷與其家屬赴京師又詔曰假勢張皇乘險縱恣指揮彈壓奏報蔑聞擅入滄州專殺大將補署逆校潛送兇渠舊傳曰滄德平諸將害者邀功爭上表論列上不獲已貶循州司戶新傳曰同捷請降祐使萬洪代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者以三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既行謀言王庭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者遂斬其首以獻諸將疾其功比奏攢詆文宗不獲已貶者循州司戶參軍蓋者張皇邀功則有之然諸將疾之而論奏文宗不得已而貶點

亦其實也至於賜死則因馬國亮奏其受同捷奴婢綾絹故也李祐尋薨壬寅攝魏

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六月丙辰詔鎮州四面行

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効順為

達章表為于偽翻餘皆勿受辛酉以史憲誠為兼侍中河

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李聽本帥義成使兼魏博分相衛

澶三州以史孝章為節度使澶時連翻初李祐聞柏耆殺

萬洪大驚疾逐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

自盡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庭湊書請納景州

異曰按景州本隸橫海蓋因李同捷之亂庭又奏元志
湊據有之同捷既平庭湊懼而復進之也

紹自縊

繼於賜翻又一計翻

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

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

館陶在魏州北四十五里

憲誠竭府庫以治行之

治直之翻

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內都

知兵馬使靈武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
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滔出兵擊李聽聽不為備大敗潰

走

考異曰新進滔傳曰進滔下令曰公等既迫我當

聽吾令衆唯唯孰殺前使及監軍者疏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脇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留後按

進滔結王庭湊以拒李聽又襲擊聽大破之安能如是

新傳蓋據柳公權德政碑云公謂將士曰既迫以為長
當謹而聽承命都將撫事者諭之曰害前使與監軍兇
黨藉其姓名仍集之於庭無使漏網卒獲九十三人白
黑既分善惡無誤會衆顯戮共奔咸悅公於是素服而
哭將吏序弔此恐涉溢

書夜兼行趣淺口

九域志魏州館陶縣有淺

美之辭耳今從舊傳

口鎮趣七喻翻

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弃之

重直用翻

昭義兵救之

聽僅而得免歸于滑臺

李聽本鎮滑州

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

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復以相

衛澧三州歸之

滄州承喪亂之餘

喪息浪翻

骸骨蔽地城

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癸丑以衛尉卿殷侑為齊

德滄景節度使

是年始以齊州隸橫海

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

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

皆仰給度支

先悉薦翻仰牛向翻

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

年請悉罷度支給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

史言

方鎮得其人則可轉荒殘為富實

王庭湊因隣道微露請服之意壬

申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

徵浙西觀察使李德裕

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會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宦
官之助甲戌以宗閔同平章事 上性儉素九月辛巳

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紗縠綾羅

衣於既翻

聽朝之暇惟以書

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嘗著夾羅巾

處昌呂翻著陟略翻劉昫曰武德已來始有巾子文官名流上平頭小樣者則天時朝貴臣內賜高頭巾子呼為武家諸王樣中宗景龍四年三月因內宴賜宰臣以下內樣巾子開元已來文官士伍多以紫皂官絕為頭巾平頭巾子相倣為雅製玄宗開元十九年十月賜上供奉及諸司長官羅頭巾及官樣巾迄于今服之

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

處仁尚穆宗女新豐公主

如此巾

服聽其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 壬辰以李德裕為義

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已

惡烏露翻

故出之 冬十月丙

辰以李聽為太子少師

路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

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鏘皆奸臣所
為不足法也上以為然於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十

一月甲午上祀圓丘赦天下四方毋得獻奇巧之物其

織麗布帛皆禁之焚其機杼

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

穎奏南詔入寇元穎以舊相文雅自高

杜元穎長慶初相穆宗

不

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衣食

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給

鈔楚交翻

蠻人反以衣食資之

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嵯顙謀大舉入

寇

嵯顙弑君立君遂專南詔之政嵯才何詡

邕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嵯顙

兵至邊城一無備禦蠻以蜀卒為鄉導

鄉讀日簡

襲陷雋戎

二州甲辰元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

邛州

邛渠客詔

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入朝詔發東川興

元荆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發鄂岳襄鄧陳

許等兵繼之

以王智興為忠武節度使

智興自徐徙陳

已

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為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

事嵯顛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

九域志自邛州東至成都二百六十里庚

戌陷其外郭杜元穎帥衆保牙城以拒之

帥讀曰率考異曰實錄

寇及子城元穎方覺知按實錄十一月丙申元穎奏南

詔入寇乙巳奏圍清溪關十二月丙辰奏官軍失利蠻

陷邛州至此乃云寇及子城元穎方覺知似尤之太過今不取欲遁者數四壬子貶元

穎為邛州刺史已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為神

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南

東川節度治梓州

釗兵寡弱不能戰

釗上

更當有郭字蜀本正如此

以書責嵯顛嵯顛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

故興兵報之耳與劉修好而退

好呼到翻

蠻留成都西郭十

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

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

塞悉則翻

嵯顛自為軍殿

殿丁練翻

及大度水嵯顛謂蜀人曰此

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

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

埒龍翻等也

嵯顛遣使上表稱蠻

比修職貢

比毗至翻

豈敢犯邊正以杜元穎不恤軍士怨苦

元穎競為鄉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師

帥所類翻

誅之不遂無

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馬
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
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嵯巔

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 戊子立

子永為魯王 李宗閔引薦牛僧孺辛卯以僧孺為兵

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

排擠

也擯稍稍逐之 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

救之事見上卷興元兵少山南西道節度治興元府節度使李絳募兵千

人赴之未至蠻退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興元兵有常額詔新

募兵悉罷之二月乙卯絳悉召新軍諭以詔旨而遣之

仍賜以廩麥皆怏怏而退

怏於兩翻

往辭監軍監軍楊叔元

素惡絳不奉已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

牙

惡烏露翻趨七喻翻節度使所居為
使宅治事之所為使牙使疏吏翻

絳方與僚佐宴

不為備走登北城或勸縋而出

縋馳偽翻

絳曰吾為元帥豈

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

可苟免牙將王景延與賊力戰死絳存約及觀察判官

薛齊皆為亂兵所害賊遂屠絳家

考異曰新傳曰楊叔元素疾絳遣人迎

說軍士曰將收募直而還為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遂遇害實錄絳召諸卒以詔旨諭而遣之發廩麥以實衆皆怏怏而退出壘門衆有請辭監軍者而監軍楊叔元貪財怙寵素怨絳之不奉已與絳為隙久戊午叔

矣至是因以賞薄激之散卒遂作亂今從之

戊午叔

元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庚申以尚書右丞溫造為

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時三省官上疏共論李絳之冤諫

議大夫孔敏行具呈叔元激怒亂兵上始悟三月乙

亥朔以刑部尚書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

貢及互市

先悉薦誦

所過恐其為變常嚴兵迎送防衛之公

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

將軍騎迎勞於境

勞力到誦

至則大闢牙門受其禮謁暢感

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馳獵無所侵擾陞北沙陀素驍勇

沙陀保神武川在陞嶺之北陞音刑

為九姓六州衆所畏伏公綽奏以其

酋長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使居雲

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與諸酋長入謁公綽與之宴執

宜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

寬言徐而理當

首慈由翻長知兩翻邪讀曰耶當耶浪翻

福祿人也執宜母

妻入見公綽使夫人與之飲酒饋遺之

見賢遍翻遺唯季翻

執宜

感恩為之盡力

為于偽翻

塞下舊有廢府十一

舊書作廢柵當從之蓋考

之唐志雲朔塞下無十一府也

執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

是諸番不敢犯塞

諸番謂退渾回鶻韃靼奚室韋之屬

溫造行至褒城

褒城漢褒中縣唐屬興元府九域志褒城在府西北四十五里

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

蠻歸造密與之謀誅亂者以其兵八百人為牙隊五百

人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已卯造視事饗將士於牙門

造曰吾欲問新軍去留之意宜悉使來前既勞問

勞力到翻

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圍之既合唱殺

圍既合唱聲曰殺衆應聲

而進殺之新軍八百餘人皆死揚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

囚之其手殺絳者斬之百段餘皆斬首投尸漢水以百

首祭李絳三十首祭死事者具事以聞己丑流揚叔元

於康州

康州漢端溪縣地武德四年置南康州貞觀十二年去南字至京師五千七百五十里

癸卯加淮南節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為荆南節度使

吳寇幽州夏四月丁未盧龍節度使李載義擊破之

辛酉擒其王茹羯以獻

羯居列翻

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

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平章軍國重事者平

章大事不復煩

以細務與同平章事之官不同

考異

曰寶曆二年度入

相時猶守司空自後未嘗遷官至此

實錄直言司徒裴度按制辭云遷秩上公式是殊寵又

云宜其首贊機衡弘敷教典蓋此時方遷司徒實錄先

云司徒裴

侯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

疾損猶言疾減也

上患宦

者彊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

澄尤專橫

橫戶孟翻

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

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

欲以漸去其威權偏上者偏音逼

上以

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尚書右丞七月癸未以

申錫同平章事

疑則勿任任則勿疑文宗為負宋申錫矣為申錫貶逐張本

初裴

度征淮西

謂元和討吳元濟時也

奏李宗閔為觀察判官由是漸

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九月壬午以度

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

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為西川節度

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

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

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問

蜀自清溪關則南入南詔踰西

山則西達吐蕃間古覓翻

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

易以鼓翻

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

詔入寇之路

塞悉則翻下同斷音短

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

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

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

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又

見二百二

十四卷代宗永泰元年

張朮之逐張延賞

見二百二十九卷德宗建中四年

皆鎮

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

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恐懼

怛許拱翻

德裕奏乞鄭滑五百

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

破膽不堪征戍

戰勝之威士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正謂此也

若北兵

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

寇以來已自增兵邠者蠻寇已逼元穎始募市人為兵

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

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

復扶又翻

此外皆元穎舊兵也

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

一夫當關萬夫莫前前以人所以言蜀之險也

為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

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為之開通

勿節豐邑兩林皆東蠻也為于偽翻

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迤

邐接黎州

九域志黎州南至大度河一百里宋白曰黎州古沈黎地迤以爾翻邐力紙翻

以大

兵守之方可况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

吐蕃

遺唯季翻

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

朝臣建言者盖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

堂謂

政事堂案

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

憲法也敗

朝

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

人粗安是歲勃海宣王仁秀卒子新德早死孫彝震

立改元咸和

五年春正月丁巳賜滄齊德節度名義昌軍

張孝忠以程日華為

滄州刺史朱滔之亂滄定隔絕日華以滄州自通於朝廷貞元三年以日華為橫海軍節度領滄景二州元和十三年王承宗獻德棣二州而橫海軍領滄景德棣四州長慶元年省景州明年復領景州太和元年增領齊州明年以棣州隸淄青平盧節度又明年罷橫海節度更置齊德節度尋平李同捷得滄州更號滄齊德節度

是年賜號
義昌軍

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勅使宴於毬

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噪作亂載義與子

正元奔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史張慶初

宋白曰幽州南至莫州二

百八十里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

所有劉總整獻其地

事見二百四十年
卷穆宗長慶元年

朝廷費錢八十

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

也

敬宗寶曆二年李載義得范陽事見上卷

因而撫之使捍北方不必計其

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

之功

平滄景見上三年

且事朝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為太

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為盧龍留後

臣光曰管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

治也

治直之翻下同

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

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

子以統之

自師長而上至天子則所謂師長者近民之官也長知大翻

天子之於

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扶弱撫服而懲違禁暴

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

率循

也從順也一日相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詩大雅

率而從上之令也辭載義藩屏大臣

屏必有鄧翻

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

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何為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新羅王彥昇卒子景徽立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

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

璠字表翻

考異曰按舊璠傳去年七月為京兆尹十二月遷左丞故申錫得罪時京兆尹乃崔瑄也

鄭注

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

策都虞候豆盧革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戌守澄奏之

上以為信然甚怒

漳王固上之所忌因其所忌而譏間之此宋申錫之所以不免於罪也

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

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與議其事

以馬存亮亮宛張詠之難及

爭宋申錫之事觀之則溫公之取存亮固不持一事也飛龍使掌飛龍廐

守澄乃止是日旬

休謂之旬休今謂之旬假是也一月三旬遇旬則下直而休沐遣中使悉召宰相至

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錫知獲罪望延英

以笏扣頭而退

按閣本大明宮中書省與延英殿其間僅隔殿中外院殿中內院耳

宰

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貽貽丑吏翻上命守澄

捕豆盧著所告十六宅宮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事

王師文等於禁中鞠之

親事常在左右者今宰執侍從猶有親事官

師文亡

命三月庚子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

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

獄付外廷覈實

鞠於禁中故曰內獄

由是獄稍緩正雅翊之子也

王翊見德宗紀

晏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

結異日之知獄成壬寅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

大臣面詢之午際

午際方交午漏初刻非正午時也

左常侍崔玄亮給

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蔣係裴

休韋溫等復請對於延英

復扶又翻下同

乞以獄事付外覆按

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屢遣之出不退玄亮叩頭流

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曰

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

宰相今申錫已為宰相假使如所謀復與何求申錫殆

不至此鄭注恐覆案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癸卯

貶漳王湊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存亮即日請

致仕存亮之上更有一馬字姓名較明白按馬存亮自以知宋申錫之冤而不能救惡王守澄之橫而不

能退即日乞身致事雖玄亮磁州人質通五世孫王通見一

百七十九卷隋文帝係又之子蔣又見二百三十五元

仁壽三年號文中子卷德宗貞元十三年

褒江州人也晏敬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

竟卒於貶所 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為山南西道節

度使揚志誠為幽州節度使 五月辛丑上以太廟兩

室破漏踰年不葺罰將作監度支判官宗正卿俸

將作監掌

土木工匠度支掌支調宗正卿掌太廟 亟命中使帥工

齋郎宗廟不修故皆罰俸扶用

翻

徒輟禁中營繕之材以葺之

帥讀曰率

左補闕韋溫諫以為

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為墮曠

墮讀曰隳

宜黜其人更擇

能者代之

更工衡翻

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憂軫所切即委

內臣是以宗廟為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為虛設也上善

其言即追止中使命有司葺之 丙辰西川節度使李

德裕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索山容翻前年得四

千人而還考異曰德裕西南備邊錄曰南詔以所虜男女五千二百六十四人歸于我舊傳曰又

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餘人復歸成都按實錄云約四千人今從之 秋八

月戊寅以陝號觀察使崔郾為鄂岳觀察使陝式冉翻郾於憶翻

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荆漢之會處呂翻土多羣

盜剽行舟剽匹翻無老幼必盡殺乃已郾至訓卒治兵作

蒙衝追討蒙衝戰船也歲中悉誅之郾在陝以寬仁為

治治直吏或經月不答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

翻下同

故郎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

不知禮慄狡為奸

慄匹非用威刑不能致治

治直吏翻

政貴

知變蓋謂此也

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

弱者從來終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

四百餘人

簡選也去免呂翻

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其心

扶復

又翻少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

參倉舍翻間廁

也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飾不

堪用臣今取工於別道以治之無不堅利

治直之翻

九月吐

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

怛當割翻

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

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

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恥

是韋臯沒身恨不能致者也

德宗之時韋臯屢出兵攻維州不能取

事下

尚書省集百官議

下戶嫁翻

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

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

罷戍兵

比毗至翻好呼到翻孺語曰今吐蕃論董勃纔還劉元鼎未至按穆

考異曰舊僧孺傳載僧

宗實錄長慶二年八月大理卿劉元鼎使吐蕃回文宗
實錄太和六年三月吐蕃遣論董勃藏入見不言元鼎
再奉使杜牧僧孺墓誌亦
無董勃等名蓋舊傳誤也 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

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

原州蕭關縣有蔚茹水水西即白草軍蔚紆勿翻

上平涼阪

上時掌翻阪音反

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

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弃
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况天子乎上以為然詔
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
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為武宗朝李德裕
追論維州事張本

冬十月戊寅李德裕奏南詔寇

州陷三縣

雋音髓

六年春正月壬子詔以水旱降繫囚羣臣上尊號曰太
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補闕韋溫上疏以為今水旱為災

恐非崇飾徽稱之時

稱尺證翻

上善之辭不受

三月辛丑

以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兼侍中充忠武節度使以邠寧
節度使李聽為武寧節度使 回鶻昭禮可汗為其下

所殺從子胡特勒立

從才用翻

考異曰舊傳云七年三月回鶻李義節等將駝馬到且

報可汗二月二十七日薨已冊親弟薩特勒廢朝三日今從新傳

李聽之前鎮武寧

也有蒼頭為牙將

考新傳書李聽前此未嘗鎮武寧切意此蒼頭蓋從聽兄愿素鎮武寧遂

得為牙將也

至是聽先遣親吏至徐州慰勞將士

勞力到翻蒼頭

不欲聽復來說軍士

復扶又翻說式尚翻

殺其親吏嚮食之聽懼

以疾固辭辛酉以前忠武節度使高瑀為武寧節度使

夏五月甲辰李德裕奏修邛崃關及移雋州理臺登

城

邛崃關或作邛峽關誤也邛崃關在雅州榮經縣所謂邛崃九折坂王尊叱馭處也祝穆曰邛崃關在雋

州北九十里雋州先治越雋縣宋白曰越雋漢邛都地臺登漢旄牛地李心傳曰邛崃關近榮經去黎州六十

里

秋七月原王達薨

達代宗子

冬十月甲子立魯王永

為太子初上以晉王普敬宗長子性謹愿欲以為嗣會

薨

晉王普太和二年薨見上卷

上痛惜之故久不議建儲至是始行

之十一月乙卯以荆南節度使段文昌為西川節度

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

數所角翻為手偽翻

縛

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

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踈之

尤者以為愆過也僧踈者情不相親也僧

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

卿等亦有意於此乎

責其尸位素餐無佐理興化之心

僧孺對曰太平

無象今四裔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

至理猶言

至治也

亦謂小康

康安也

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

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

表請罷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

修樂舉刑清政平奸宄消伏

宄音軌

兵革偃戢諸侯順

附四夷懷服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閭

寺專權脇君於內弗能遠也

遠于願翻

藩鎮阻兵陵慢于

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

詰起

吉翻軍旅歲興賦斂日急

斂力贍翻

骨血縱橫於原野

從子容翻

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

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

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按書同命旦夕承弼厥辟本不專指

宰相溫公取翊輔之義遂以為宰相之任又公以進退之道責牛僧孺亦有見於後之竊位盜名如僧孺

者治直

吏翻

珍王誠薨

新書誠作誠
誠德宗子也

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

朝 丁未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

宗閔與德裕有隙

事見二百四十一
卷穆宗長慶元年

及德裕還自西川

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

杜棕

沮在呂翻
棕祖宗翻

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

非以大戎乎

兵部掌戎政尚書其長
也故棕隱語謂之大戎

宗閔曰然何以相

救棕曰棕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

惛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慊慊

慊慊苦筆

不快之意若使之知舉必喜矣

知舉知貢舉也

宗閔默然有間曰

問如

字更思其次惛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

不讀曰否

宗閔曰此

則可矣惛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為訪

此寂寥惛曰靖安相公令惛達意

李宗閔蓋居靖安坊因以稱之如後劉崇

望居光德坊呼為光德劉公之類

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

曰此大門官

唐制大朝會御史大夫帥其屬正百官小之班序遲明列於兩觀故以為大門官

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啓

重直龍翻

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

卿謀之

復扶又翻

事遂中止

牛僧孺患失之心重李德裕進取之心銳所謂楚則失矣齊亦

未為虞卿汝士之從弟也

楊汝士見二百四十卷穆宗長慶元年

七年春正月甲午加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同平章事遣

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

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心輕朝廷

考異曰補國史曰文宗朝劉

從諫朝覲渥澤甚厚自謂河朔近無比倫頗矜臣節文武百辟盡湊其門從諫廣行金帛賂諸權要求登台席人情多可相國李公固言獨無一言從諫欲市其歡王不可染欲諛其意水不可穿門館不敢導其誠懇遇休假謁於私第投誠滯懇至於再三相公正色謂曰僕射先君以東平之功鎮潞二十餘年及即世之後僕射擅

領戎務坐邀朝命朝廷以先君勲績不絕賞延任居蕃
閫位劇南宮豈是恩澤降於等倫欲以何事效忠報國
僕射若請邊陲一鎮大展籌謀拓境復疆乃為勲業朝
廷豈不以袞職之重命賞封功區區驟求一何容易某
比謂僕射英雄忠義首冠蕃臣今求佩相印擁節旄榮
歸舊藩亦河朔尋常倔彊之臣所措履也忠節安在深
為解體從諫矍然噤口無辭再拜趨出然從諫厚賂倖
臣旬日間果以本官加平章事速辭歸鎮宰相餞於郵
亭李相公謂曰相公少年昌盛勉報國恩幸望保家勿
殃後嗣從諫以笏扣頭灑淚而辭及至本鎮謂從事將
按曰昨者入覲闕庭遍觀朝德唯李公峻直貞明凜然
可懼真社稷之重臣也按固言此年未為相其說妄也
今從實錄故歸而益驕為劉從諫

徐州承王智興之後士

卒驕悖節度使高瑀不能制

悖蒲妹翻入蒲沒翻
異曰杜牧上崔相公書曰考

高僕射寬厚聞名不能治軍事舉動汗流拜于堂下此蓋文士筆快耳未必然也

上以為憂甲

寅以嶺南節度使崔珙為武寧節度使珙至鎮寬猛適

宜徐人安之珙瑄之弟也

崔瑄見上五年珙居竦翻

二月癸亥加

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進

奏官徐迪

徐迪盧龍進奏官也宋白曰大歷十二年正月勅諸道先置上都留後便宜並改充諸道

都知進奏官

詣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改僕

射為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為美勅使往恐不得出

晉宋以來

以吏部尚書為大尚書諸部尚書莫敢比焉唐諸藩進奏官豈不知之徐迪敗詣宰相出是言者直以下陵上

替無所忌憚耳勅使不辭氣甚慢宰相不以為意丙
得出言必將拘留之也

戊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
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為朋黨時給事中楊
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
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
下撓有司為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
撓取高翻又叔巧翻為于偽翻惡烏路翻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
排其所不悅者

替人有評牛李事者謂德裕以燕伐燕有味乎其言也

初左散騎

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諡

李吉甫薨有司諡曰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駁其太

優憲宗以是貶仲方賜諡曰忠懿宋白曰唐制諸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已上身亡者佐吏錄行狀申考功責歷任勘校下太常寺擬諡訖復申考功都堂集省官議定然後奏聞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諡先生

及德裕為相仲方稱疾不出三月壬辰以

謚神至翻

仲方為賓客分司

楊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魏

寶義并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

唐中世已後凡藩鎮

加官率遣中使奉命謂之官告使焦奉鸞以賜春衣尹士恭以送兩蕃使者同時至幽州故皆為所留

甲

午遣牙將王文穎來謝恩并讓官丙申復以告身并批

答賜之

自唐以來凡讓官者皆有文穎不受而去

和

王綺薨

綺順宗子

庚戌以楊虞卿為常州刺史張元夫為

汝州刺史

唐以隋毗陵郡置常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四十三里隋置伊州於襄城郡後改汝州京

師東九百八十二里

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

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

給舍

謂給事中

宗閔失色丁巳以蕭幹為鄭州刺史

鄭州至京師千

一百五里

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汨沒

密施合句祿毗伽彰信可汗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

節度使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

暴掠

先悉
萬州

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

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以固

舅甥之好

唐公主出嫁回鶻與為
舅甥之國好呼到翻

非遣將軍陵踐上國

也將軍不戢部曲使為侵盜

戢慈演翻
戢去立翻

載義亦得殺之

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

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壬申以工部尚書鄭覃為御

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

惡為露翻
數所角翻

奏罷

其侍講

覃自工部侍郎進尚書
皆兼翰林侍講學士

上從容謂宰相曰

從千容細

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

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

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

不由宰相進擬
出宣命而除之

宗閔

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

年天子

上即位至
是八年矣

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

愀七
小翻

乙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同平章事

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秋七月壬寅以右僕射王涯同

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宣武節度使楊元卿有

疾朝廷議除代李德裕請徙劉從諫於宣武因拔出上

黨不使與山東連結上以為未可癸丑以左僕射李程

為宣武節度使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

依楊綰議進士試論議不試詩賦楊綰議見二百二十
二卷代宗廣德元年

德裕又言晉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事見二百九卷睿
宗景雲元年難乃

且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議皆以為幽閉骨肉

虧傷人倫翻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處

呂翻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為安祿山

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

事並見前紀

陛下誠因冊

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疏者出閣且除諸州上佐使

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陞下去之

去羌呂翻

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

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冊命太子因下制諸

王自今以次出閣授緊望州刺史上佐

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

諸都督護府外以近畿同華岐蒲為四輔鄭陝汴懷衛絳為六雄宋毫滑許汝晉洛號魏相為十望又有十緊

其後入緊望者浸多凡商寧青汾貝趙襄常宣皆望州也蔡徐鄆楚鄂彭蜀為緊州不及十數又以汝號鄭汴魏洋蘇為雄蓋升雄望者既多所以緊不及十

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

出閣而適人使

有配偶進士停試詩賦諸王出閣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

罷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射

考異曰舊傳

曰朝廷納裴度言務以舍垢下詔諭之因再遣使加尚書右僕射按此時度為襄陽節度使舊傳恐誤今從實

錄

仍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

驁五到翻而

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為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

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

齊李正己梁李靈曜蔡李

希烈吳氏被皮義翻

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

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為國

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

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

唐承隋制開十六衛改左右翊

衛曰左右衛府左右驍騎衛曰左右驍衛府左右屯衛曰左右威衛府左右禦衛曰左右領軍衛府左右備身曰領左右府唯左右武衛府左右監門府左右候衛府仍隋不改顯慶五年改左右府曰左右千牛府龍朔二

年左右衛府驍衛府武衛府皆省府字左右威衛曰左右武威衛左右領軍衛曰左右戎衛左右候衛曰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府曰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府曰左右奉宸衛後復曰左右千牛衛咸亨元年復改左右戎衛曰領軍衛武后光宅元年改左右驍衛曰左右武威衛左右武衛曰左右鷹揚衛左右威衛曰左右豹韜衛左右領軍衛曰左右玉鈴衛唐初十六衛置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二人從三品貞元二年十六衛各置上將軍一人從二品雖設官而無兵可掌故當時以為無謂

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

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

諸府每府折衝都尉一人上府

正四品上中府從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下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上府從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正六品

下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

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

散者

分散之散舍者居舍之舍

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

籍藏將府

治直之翻將即亮翻

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

有蚩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

帥所類翻下同

及其居外也緣

部之兵被擄乃來

被皮義翻

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驍暴交梓

豈暇異略

驍即飄字梓昨沒翻

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

此所

謂實天下之大命也

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

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冥神

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

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裔於是府兵內剋

字書

無剋字今以類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湊奔失往內無一

求之音楚浪翻

人矣尾大中乾

乾音干

成燕偏重

謂成安祿山偏重之勢也燕燕賢翻

而天

下掀然根萌遽然七聖肝食

七聖謂肅代也

求欲除之且

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

然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叛使外不叛內

不篡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

其將也弊復為甚

將即亮翻復扶又翻下同

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

負倚幽陰

謂負倚宦官行貨賂以進取也

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

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

之其彊傑復勃者則撓削法制

撓復弼力翻撓奴教翻

不使縛已斬

族忠良不使違已力一勢便固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

泥恐當作昵

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

郡謂列郡都謂五都

四履所治指為別館

左傳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于河

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注云履所踐履或一夫之界後人言賜履者本此此四履謂四境所至

不幸而壽則憂割生人略市天下

市作答
翻周也

是以天下兵

亂不息齊人乾耗

乾音干

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

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

太宗文
皇帝

又作戰論以為河北

視天下猶珠璣也

言河北不資天下
所產以為富

天下視河北猶四支

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

息生也

便於

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

處昌
呂翻

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

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

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

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

河東太原之全軍盟津河陽軍滑臺義成軍大梁宣武軍彭城

武寧軍東平天平軍盟

讀曰孟塞音悉則翻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

仰牛橫拱不為

橫拱者言橫其兩肱拱立而事其帥他無所為也

則汾淮已北

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

財去矣

才能之才即纔字漢書作財後人從省便又去貝作才

咸陽西北外蕃大

屯

謂自咸陽西北列大屯以防戎夷也

盡剽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

啖徒

翻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

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

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

殿寄大臣謂受殿邦之寄者收

蓋謂當時節度使也詩采芣殿天子之邦毛氏注云殿鎮也音丁練翻

戰士離落兵甲鈍

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

荷下可翻

仰食縣官

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

小裨謂裨將操七刀翻

以虜

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常多此不責

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

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或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

崇

戰勝則奏凱歌而還書品謂書其官品也還音旋

爵命極矣田宮廣矣

田宮猶言

田宅也

金縢溢矣

縢音慈陵翻

子孫官矣焉有搜奇出死勤於我

乎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

焉於虔翻

多喪兵士顛覆大都則

跳身而來刺邦而去

跳身而來謂逃至京師也刺邦而去謂貶為刺史也喪息浪翻

回

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

更工衡翻

旋已立於壇墀之上

矣

立壇墀之上謂復登大將之壇也

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

不得專恩臣勅使迭來揮之

恩臣亦指宦官之怙恩者

堂然將陳殷

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

陳讀曰陣麗力知翻

偃月魚麗皆陣名偃月陳中軍偃居其中張兩角向前左傳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三軍萬

夫環旋翔羊悞駭之間

翔羊猶云徜徉徘徊也悞呼廣翻

虜騎乘之遂

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

調持干戈洒掃垢汙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又作守

論以為今之議皆曰夫偃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衝

策

偃渠勿翻彊其兩翻衝策所以馭馬

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

而不拘

撓奴巧翻又火高翻

亦猶褻擾虎狼而不拂其心

褻養也擾馴也

順也拂則忿氣不萌此大厯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讀曰啼

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厯貞元之間適

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

待之貸以法度於是閭閻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

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

越錄受之

凡賞功者錄其功而加之封爵無功而

覬聘

不來几杖扶之

言不朝者賜之几杖以安其心

逆息虜虜皇子嬪之子

息

也肅繼嗣也河北蕃將之子率多尚主

裝緣采飾無不備之

緣以絹翻

是以地

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倡於是土田名器分割

殆盡

訓呼麥翻又音盡

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

或帝或王盟詛自立

詛莊助翻

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

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

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相立為王

李希烈李絳劉闢繼亂也和戶臥翻

其餘混瀕軒囂

瀕戶

孔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

謂憲宗

宵旰不忘

宵宵衣也

謂未明求衣也肝肝食也謂日肝而食也

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

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

周秦之郊謂河南關內也

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

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

塞其爭也大厯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

無涯之爭

區區之有謂朝廷爵命塞悉則翻

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

運掉也

幾居於翻掉徒弔翻

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

經常也

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厯貞元守邦之

術永戒之哉又注孫子為之序以為兵者刑也

大刑用甲兵

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

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

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粗暴異人人不

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

夫之辱也

記曲禮之言

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

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

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

將即漢祖亮翻

言指蹤者人也

指蹤謂指示獸蹤此與漢書因文取義小不同

獲兔者犬也此

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

其位可也

魏溫公取杜牧此語則其平時講明相業可以見矣

前邠寧行軍司

馬鄭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燠灼上深惡之

惡鳥露翻

九月丙

寅侍御史李款閤內奏彈注內通勅使外連朝士兩地

往來

兩地謂往來南牙北司間也使疏吏翻朝直遙翻

卜射財賄晝伏夜動干

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

十上

上時掌翻

守澄匿注於右軍

王守澄時為右軍中尉故得以匿注

左軍中

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

惡鳥露翻

左軍將

李弘楚說元素曰

說式芮翻

鄭注奸猾無雙卵驚不除

驚苦角翻

鳥子未出者

使成羽翼必為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

楚請以中尉意詐為有疾召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

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

伺相吏翻

中尉因見上

叩頭請罪具言其奸楊王必助中尉進言

楊王謂楊承和王踐言也

況中尉有翼戴之功

元和末穆宗立韋元素亦以預有定策之功矣

豈以除奸

而獲罪乎元素以為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

蠖鳥郭翻易大傳曰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爾雅注蠖行若今以指步尺屈而後伸

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

手款曲諦聽怠倦

諦都計翻審也

弘楚詞伺再三元素不顧以

金帛厚遺注而遣之

詞火迴翻又翻正翻遺唯季翻

弘楚怒曰中尉失

今日之斷必不免他日之禍矣

斷丁亂翻為元素為注所去張本

因解

軍職去頃之疽發背卒王涯之為相注有力焉

是必因注以結

王守澄也

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

之尋奏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

考異曰開成紀事曰五年金吾將軍孟

文亮出鎮邠郊以與注姻懿之故奏為軍司馬路經奉

天防遏使御史大夫王從亮薄其為人不為之禮注毀

從亮於守澄竟為守澄誣構決杖投荒未幾文亮沒罷

職還城守澄潛置為軍畫時澤潞劉從諫本欲誅注忌

其權勢因辟為節度副使繞至潞州涉旬之間會上垂

愈太和七年十一月驛徵之赴關偶遭其時聖體獲愈

上悅之自此恩寵漸隆凡臺省府縣軍戎莫不從風七

年九月十三日侍御史李貽彈注內通勅使外連朝臣

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敗言道
路以目域社轉固恐為禍胎罪不容誅理合顯戮其鄭
注請付有司時王涯重處台司注之所致又慮守澄黨
援遂寢不行注潛遁軍司矣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
曰八年春暮上對宰相歎天下無名醫便及鄭注精於
服食或欲寘於翰林伎術院或欲令為左神策判官注
自稱衣冠皆不願此職守澄遂託從諫奏為行軍司馬
及赴職宗閔又自山南令判官楊儉至澤潞與從諫要
約令却薦入今從實錄朝野駭歎 甲寅以前忠武節度使王智

興為河中節度使 羣臣以上即位八年未受尊號冬

十二月甲午上尊號曰太和文武仁聖皇帝會有五坊

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

同華同州華州華戶化翻還音旋

言閭閻彫弊

上歎曰關中小稔百姓尚爾況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

何

比毗至翻

吾無術以救之故崇虛名乎因以通天帶賞李

稜

通天犀帶也

羣臣凡四上表竟不受庚子上始得風疾

不能言於是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

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

甘露之禍胎成矣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四